



樊江关

京 剧

北京宝文堂書店

樊 江 关

*

北 京 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

(北 京 王 府 大 街 64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出字第 064 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

统一书号: 10070·402 字数 15,000 开本 787×1092 能 1/32 印张 $\frac{13}{16}$

195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800 册

定价(7)0.14 元

这一个喜剧又名“~~姑嫂哭嫁~~”，~~取~~據于民間所傳薛家將征西的故事。叙述樊梨花挂帅西征，適值唐王和薛仁贵被敌包围，樊梨花的婆母柳迎春奉旨撤兵，同时，其小姑薛金莲亦押粮赶到，薛怪樊梨花不立即驰救，同她吵鬧。樊竭力忍讓，終因薛金莲相欺太甚，爭斗起来。柳迎春劝解，薛金莲不听，樊梨花就把發兵的命令负气收回。薛無可奈何，只得低头請罪；姑嫂言归于好，同往救駕。

整理本改动了以下几处：

这个戲表现了樊梨花和薛金莲的性格矛盾，矛盾的根本原因沒有点明，現在添了一段薛金莲的說白，表明她对樊梨花的挂帅，很不服气，作为她与樊梨花吵鬧的心理因素。

两个中軍打架、吃酒鬧事，現加强其各以自己的侯爺自負，因而相爭；后來樊、薛和好，他們也和好了。这样使全剧主题更为集中。

結尾加了薛金莲討令做先行一段，使剧情更加完整，并实现了薛金莲的英雄性格。

这个剧本是在一九五一年由中國京劇團演員云燕銘与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处同志整理的，最后并由王瑤卿先生親自校正。

第一場

〔四軍士引柳迎春上。〕

柳迎春：（念）奉了萬歲旨，去調威寧侯。

老身柳迎春。今有番邦蘇寶童興兵入寇，御駕親征；不料聖上在鎖陽關遭困，我夫薛元帥在白虎關被圍。是我奉了聖旨，去到樊江關調取威寧侯救駕解圍。

——軍士們！

眾：有。

柳迎春：趲行者！

〔牌子，同下。〕

第二場

〔四軍士、女官引樊梨花上。〕

樊梨花：（唱“點絳脣”）

女將英豪，兵机奧妙，威風浩，扶保唐朝，
要把強敵扫。

（詩）殺氣騰騰連九霄，
戰鼓咚咚逞英豪，
威名赫赫誰不曉，

夫妻双双保唐朝。

本帅樊梨花。自幼熟讀兵書，深通战法，配夫薛丁山；只因屢建奇功，聖上封我威寧侯之位，統領人馬，鎮守吳江關一帶。前日聞報，番邦苏宝童兴兵入寇，聖上御駕親征，为此每日操演人馬，准备助战。——站堂軍！

众：有。

樊梨花：伺候了。

〔中軍上。〕

中軍：啓稟侯爺，聖旨下。

樊梨花：何人押旨？

中軍：太夫人押旨。

樊梨花：吩咐香案接旨。

中軍：香案接旨。（下）

〔四軍士引柳迎春上。四軍士下。〕

柳迎春：聖旨下。

樊梨花：萬歲！

柳迎春：跪听宣讀。詔曰：今因番邦苏宝童兴兵入寇，御駕親征；朕躬在鎖陽關遭困，薛元帥在白虎關被圍；特命柳迎春捧旨前來調取威寧侯救駕解圍。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樊梨花：万万歲！

柳迎春：請過聖旨。

樊梨花：香案供奉。

女官：是。

樊梨花：婆婆請上，待媳婦大禮參拜。

柳迎春：不必拜了。

樊梨花：哪有不拜之理。（拜）

柳迎春：媳婦坐下。

樊梨花：謝座。婆婆一路行來，多受風霜之苦。

柳迎春：為國宣勞，何言辛苦。媳婦可好？

樊梨花：有勞婆婆挂念。

柳迎春：這有你公爹捎來書信一封，拿去觀看。

樊梨花：婆婆請到後帳歇息，待媳婦看過書信，即刻發兵就是。

柳迎春：正是：雖然年紀老，奉命不辭勞。

樊梨花：送婆婆。

柳迎春：免。（下）

樊梨花：公公有書信到來，待我拆書觀看。

〔中軍上。〕

中軍：報！啓稟侯爺：今有缺門關薛侯爺，押解糧草到此交納。

樊梨花：哦，薛侯爺到了！

中軍：正是。

樊梨花：哎呀且住，想我那金蓮妹子，平日性情高傲，今日押糧到此，必須與她個全臉。——來呀！

中 軍：有。

樊梨花：吩咐擺隊相迎！

中 軍：擺隊相迎！

樊梨花：帶馬！

〔牌子，众同下。〕

第 三 場

〔四軍士、中軍過場。薛金蓮上，趨馬下。〕

第 四 場

〔四軍士、女官、中軍引樊梨花迎上。四軍士、中軍引薛金蓮上。〕

薛金蓮：喲，嫂子！（下馬）

樊梨花：賢妹，賢妹請。

薛金蓮：不敢，嫂子請。

樊梨花：還是賢妹請。

薛金蓮：還是嫂子請。

樊梨花：如此你我挽手而行。

〔樊梨花、薛金蓮同下。众依序下。〕

第 五 場

〔众軍士、二中軍引薛金蓮、樊梨花上。〕

樊梨花：賢妹此番押解糧草，多受風霜之苦！

薛金蓮：豈敢，為國勤勞，何言風霜二字哪！

吳梨花：來呀！

中軍甲：有。

吳梨花：問問薛侯爺帶來多少人馬？

中軍甲：是啦。——噓！（以手示意叫中軍乙）

中軍乙：什么事兒呀？

中軍甲：我們侯爺問你們侯爺帶來多少人馬？

中軍乙：哦，你們侯爺問我們侯爺帶來多少人馬？

中軍甲：不錯。

中軍乙：三千零一個。

中軍甲：哟，三千就得啦，干嘛還零一個？

中軍乙：總得有個帶隊官哪。

中軍甲：這個帶隊官他是誰呀？

中軍乙：不才就是我。

中軍甲：不算你哪？

中軍乙：那麼就是三千。

中軍甲：啓稟侯爺：三千之眾。

吳梨花：三千之眾？

中軍甲：正是。

吳梨花：賞他們每人五兩銀子。

中軍甲：是。——噓！（以手示意叫中軍乙）

中軍乙：又什么事呀？

中軍甲：我們侯爺有賞。

中軍乙：賞多少呀？

中軍甲：每人五兩銀子。

中軍乙：真大方。——啓稟侯爺：樊侯爺有賞。

薛金蓮：哦，賞你們多少？

中軍乙：每人五兩。

薛金蓮：好大方啊！

中軍乙：够大方的。

薛金蓮：吩咐他們謝過侯爺。

中軍乙：是。——來，跟我謝賞。

四軍士：謝侯爺賞！

樊梨花：罷啦。

薛金蓮：來呀！

中軍乙：有。

薛金蓮：問問樊江关有多少人馬？

中軍乙：是啦。——噓！（以手示意叫中軍甲）

中軍甲：什么事兒呀？

中軍乙：我們侯爺問你們樊江关有多少人馬？

中軍甲：你們侯爺問我們樊江关有多少人馬？

中軍乙：不錯。

中軍甲：不多，十万零一个。

中軍乙：哟，十万就得啦，干嘛还零一个？

中軍甲：我們这兒也有个帶隊官哪。

中軍乙：不用說就是你啦？

中軍甲：不錯，不錯。

中軍乙：不算你。

中軍甲：那麼就是十萬啦。

中軍乙：啓稟侯爺：十萬之眾。

薛金蓮：怎麼着，十萬之眾？

中軍乙：對啦。

薛金蓮：這一下子咱們不賠了本兒啦嗎？

中軍乙：可不是嘛。

薛金蓮：這可怎麼好哇？

中軍乙：說的是哪。

薛金蓮：有啦，咱們給他來個照樣兒。

中軍乙：也是每人五兩？

薛金蓮：哎，原賞退回！

中軍乙：得，玩兒完！——噓！（以手示意叫中軍甲）

中軍甲：又有什麼事兒呀？

中軍乙：我們侯爺也有賞。

中軍甲：賞多少？

中軍乙：照樣兒……

中軍甲：也是每人五兩？

中軍乙：原賞退回！

中軍甲：好勁！——啓稟侯爺：薛侯爺有賞。

樊梨花：賞你們多少？

中軍甲：照樣兒……

樊梨花：也是每人五兩嗎？

中軍甲：原賞退回。把咱們那一份兒又給端回來啦。

樊梨花：哦，把咱們那一份兒又給端回來啦？

中軍甲：可不是嘛。

樊梨花：過去謝賞吧。

中軍甲：是啦。——來，跟我謝賞。

四軍士：謝侯爺賞！

薛金蓮：得啦，得啦，免了吧。

樊梨花：來呀！

中軍甲：有。

樊梨花：賞薛侯爺的人馬，四個人一桌，校場聚飲。

中軍甲：是啦。——噓！（以手示意叫中軍乙）

中軍乙：又什么事兒呀？

中軍甲：我們侯爺，賞你們四個人一桌，校場聚飲。

中軍乙：怎么着有酒喝？

中軍甲：有的是，敞開兒樂。

中軍乙：好啦。——啓稟侯爺：樊侯爺又有賞！

薛金蓮：又賞你們什麼？

中軍乙：賞我們四個人一桌，校場聚飲。

薛金蓮：去吧，可別喝醉了。

中軍乙：遵命。——走着，走着！

〔眾軍士、三中軍同下。〕

薛金蓮：嫂子，我剛才所說母親到來，不知所為何事呀？

樊梨花：只因聖上在鎖陽關遭困，老元帥在白虎關被圍，婆婆捧旨前來調我救駕解圍；還帶來公爹書信一封，賢妹請看。

薛金蓮：信上寫的都是什麼言語哪？

樊梨花：我正待要看，忽听賢妹到來，急忙前去迎接，還來得及看哪。

薛金蓮：如此待我觀看。

樊梨花：賢妹先請觀看，我到後帳吩咐安排酒筵給婆母和妹妹接風，少時即來奉陪。

薛金蓮：嫂子請。

樊梨花：少陪了。（唱西皮搖板）

去到後帳備酒筵。（下）

薛金蓮：（接唱）忙把書信看一番。（拆信。唱原板）

為父修書不盡言，

曉諭梨花仔細觀；

只因君父（轉二六）身遭難，

望你發兵來救援；

早來三日還能見，

遲來三日難保全。

看罷書信心傷感……

樊梨花呀，你可氣死我啦！（接唱快板）

怎不叫人怒沖冠！

心中只把梨花怨，

，婆
賢妹

還不發兵為哪般？

手指后堂高声喊——

樊梨花：你給我走出來吧！（接唱搖板）

見死不救你心何安？

還沒

你呀！快給我走出來吧！

樊梨花：（內唱西皮倒板）

看罷婆母忙回轉。（上唱搖板）

和妹

來到前帳把信覷。

薛金蓮：可氣死我啦！

樊梨花：呀！（接唱）

只見金蓮沉粉面，

不知她發怒為哪般？

只得上前問一遍，——

賢妹因何怒冲冠？

哟，我說妹妹，你跟誰生这么大的氣呀？

薛金蓮：我跟你，我跟你，我簡直地跟你嘛！

樊梨花：哟，為我什麼呀！我怎么招妹妹生氣啦？

薛金蓮：我來問你：聖上在鎖陽關遭困，老元帥在白虎關被圍，聖旨命你發兵救駕，你為何按兵不動，是怎么回事？

樊梨花：聖旨方才到來，命我鎖陽關救駕，白虎關解圍，正赶上妹妹你來，未及發兵，怎見得我按兵不動？

薛金蓮：我來問你，爹爹的書信你為什麼不立刻觀看哪？

樊梨花：瞧瞧，你怎么这么娇情呀？

薛金莲：我怎么娇情啊？

樊梨花：刚才我正要看信，忽然来报，说妹妹你来啦；我只
顾带人迎接你去啦，信就没顾得看。但不知信上写的都
是什么？

薛金莲：信上写的是：“早来三天还能见，迟来三天就难保
全”。自古道：“救兵如救火”，你怎么还这么没事人儿
似的，拿事不当事哪！

樊梨花：哟，我多咱拿事不当事啦？

薛金莲：哼，你心里的事儿，我早就明白啦！

樊梨花：你明白什么啦？

薛金莲：想当年程老千岁，强压着我哥哥三请于你，把你愎
成了这么大模大样的！

樊梨花：我又大模大样的啦！

薛金莲：如今你的官儿大啦，这架子也就更大起来啦！

樊梨花：哟，我架子又大啦！

薛金莲：我告诉你樊梨花！想当初你在樊江关，不过是个無
名的了头，自打到了我们家来，你瞧，调兵遣将也是
你，解围救驾也是你；皇上给你降旨，公婆求你发兵，
姑奶奶我给你押运粮草，我哥哥也在你帐前听用。你就
在我跟前摆起来啦！

樊梨花：你瞧，我又摆起来啦！

薛金莲：告诉你，你那根底，别当我不知道；你阵前嫁夫，

逼父献关，还有臉在这兒擺架子呢！別不害臊啦！今兒
个有姑奶奶在这兒，什么事都得由着我，不能由着你！

樊梨花：呀！（唱搖板）

金蓮說話無情面，

出口伤人理不端。

本當与她把臉變，——

薛金蓮：怎么着，你还敢打我嗎？給你打，給你打！

樊梨花：哎！

薛金蓮：你到底不敢哪！

樊梨花：（接唱）婆婆待我恩如山。

忍着怒氣將她勸，——

賢妹！

薛金蓮：你少理我！

樊梨花：哎！（接唱）

賢妹不受亂胡言！

薛金蓮：樊梨花，樊梨花！你不用虛情假意的跟我裝糊塗！

樊梨花：哈哈！你怎么張口樊梨花，閉口樊梨花的！

薛金蓮：叫啦叫啦！你敢把我怎么样？

樊梨花：难道說，我就不敢叫你了嗎？

薛金蓮：你叫我什么？

樊梨花：我叫你薛……

薛金蓮：薛什么？薛什么？

樊梨花：得啦，我惹不起你，你是我一个人兒的薛姑娘，橫

是成了吧？

薛金莲：你别这兒瞎扯臊啦！

樊梨花：怎么又瞎扯臊啦？

薛金莲：你想，当今聖上管我叫姑娘，堂上父母也管我叫姑娘，閨府大小哪一个不管我叫姑娘。用的着你这兒来奉承！

樊梨花：哈哈！你真是有点兒欺人太甚，逼的哑巴都要說話啦！

薛金莲：你說吧，你說吧！还敢把我怎么样嗎？

樊梨花：瞧你这个横勁兒的，你当我真不敢叫你哪！

薛金莲：你叫我什么？你叫我什么？

樊梨花：我就不許叫你一声“薛金莲”！

薛金莲：哈哈！就憑你这个身分，也敢叫姑娘我的“官印”！

樊梨花：我这个身分怎么就叫不得哪？

薛金莲：你憑什么身分？

樊梨花：你听着！

薛金莲：你說呀！

樊梨花：我自幼熟讀兵書，精通武艺；只因屢建奇功，聖上封我为威寧侯，天下都招討統兵大元帥。你又算得了什麼哪？

薛金莲：我呀，比你可強得多哪！

樊梨花：你說呀！

薛金莲：你听着：我自幼學就了家傳的武艺，在陣前屢建奇

功，聖上封我為平西侯，鎮守鐵門關……

樊梨花：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薛金蓮：這個……

樊梨花：什麼這個那個的？告訴你：鐵門關的人聽你這一套，來到我樊江關，就叫做擺不開！

薛金蓮：什麼！擺不開？我告訴你說：你當你拿出元帥的牌子來，我就怕了你了嗎？！

樊梨花：我也不能怕你呀！

薛金蓮：我怕你嗎？

樊梨花：我怕你嗎？

薛金蓮：你敢過來？

樊梨花：過來又怎麼樣？

薛金蓮：你呀，接嘴巴！（打樊梨花）

樊梨花：好哇，你要講打嗎？

薛金蓮：打了你啦，怎麼樣吧？

樊梨花：好！你可氣死我啦！

〔起打，双收下。〕

第六場

旗 牌：（白）啊哈！

（上念）侯爺把臉變，二人動室劍；

報與太夫人，急忙來相勸。

可了不得啦！兩位侯爺也不知道為什麼打起來啦。